



05301

楊陽學準

楊陽學



棉陽學準



棉陽學準卷三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仝校

閑存錄

棉陽書院之中有閑存堂焉。取大易閑邪存其誠之意。與諸生談道之所也。尋常言論曷足錄。曰志勿忘也。且留之異日。驗所造。前後淺深。余聞學數年。進曩昔所甘及

棉陽學準卷三

一

今味之而已淡。安知今日之所是他年對之不尚。以爲非乎。是也非也。甘也淡也。學之久。當自知之。恐過者易忘。則新知末由考證。故錄之以與諸同人共證。爾閑存之功。雖未易言。然舍此無以爲學。亦勉焉而已矣。

聖賢所以別於異端。其惟心學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千載心學之祖也。聖賢以道心爲人心之主。異學養人心而棄其道心。故雖皆



以心學爲名。而是非邪正相似。而實不同者。在此。

何謂人心。虛靈知覺者是也。何謂道心。所以主宰此虛靈知覺之義理是也。朱子曰。如人知饑渴寒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此道心也。又曰。如喜怒。人心也。喜所當喜。怒所當怒。道心也。

儒者以義理言。心必養其仁。義禮智以善。夫虛靈知覺之用。佛老以知覺言。心止養其精神。魂魄必盡去。夫義理事物之煩。

主於義理者。惟恐義理不明。或有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失其所以爲心。故必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而涵養省察。不敢有一息之或閒。由是而爲聖爲賢爲豪傑。皆此道心爲之也。主於知覺者。則止欲全其知覺。惟恐心泊一事。思一理。或擾其昭靈寂靜之神。故不顧善惡是非。不立語言文字。若老氏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佛氏之淨智妙圓。識心見性。象山

之瞑目靜坐收拾精神白沙之虛靈萬象陽明之良知皆悞以人心爲道心者也

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佛老舍性而專言知覺舍將帥而專事卒徒是以偏於一而爲異端陸王獨奉爲不傳之秘欲悍然獨闢一心學無怪乎終日言心而不識心甘自外於聖賢而不顧也

或曰陸子言心本於孟子陸子言求心本於

孟子求放心可以爲異學乎曰否孟子所言仁義之心也陸子所言昭昭靈靈之心也孟子求放心必曰學問之道是教人讀書窮理主敬求仁者也陸子以閉目靜坐爲求放心是教人屏事物絕思慮廢語言文字意見卽心是道明心見性者也言似同而旨不同惡可以誣孟子

陳清瀾曰孟子之先立其大道心爲主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

害心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氏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孟子以欺人。未有能破其說者。此論深切著明。可謂抉陸學之隱。如陸子所云。直截雕出。心別者也。

陸學蓋本於老莊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象山平日極惜精力。不肯用。嘗詠詩

云。自家主宰常清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又謂此心不可去。理會事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又曰。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此等皆從老莊得來。與釋氏所謂無多慮。無多智能。斷百思想。菩提日日長者。若合符節。乃知禪學固亦本老莊而小變者也。禪學止是不思不慮。欲使精神凝聚而已矣。其能不爲利動。屏棄萬有。專一寂虛。似乎高明。而又有豁然頓悟之說。所以高明之士。往

往墮其陷阱而不知可恨者竊其緒餘以亂吾儒之正學學者亦從而信之蓋窮理不明悞以爲高亦樂其簡便易行可以瞑目靜坐無學思之勞苦也

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自學者視之若不勝其勞者而象山專務虛靜完養精神病傳註誦習之支離以爲不立文字不假脩爲可以迫道入德有如此之捷獲學者焉有不從乎所以

陸學至今牢不可破也

象山年譜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章仲至問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嗚呼此豈儒者之言乎二語乃出於佛書非禪學何以道此

朱子曰釋氏之學乃是錯認精神魂魄爲性又曰佛學止是弄精神漢書論佛氏宗旨曰所貴脩煉精神以至爲佛其言與朱子一也

象山教學者完聚精神。曰。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又曰。初教董元息收拾精神。不得說閒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嗚呼。讀書能壞人精神。自古未有如此說者。象山欲收拾作主宰。至論語亦不敢讀。吾不知其精神將安用也。謂象山之學非禪。謂象山之學爲尊孔孟者。請於此驗之。

朱子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欽夫伯恭。

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夫禪學近理亂真。能惑高明。加以子靜善談假聖賢。以文飾之。南軒東萊。尚未能直破其隱。所以蔓延而不可斷絕也。證之以楞嚴圓覺。如捕盜之獲真賊。雖善匿辯。無所施其巧矣。

象山語錄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少時讀此。喜其氣象軒昂。若置身萬仞上者。旣而思之。得毋過於矜。

高有類豪狂之態乎。近聞釋氏傳燈錄有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嗚呼。象山之言。乃出於此耶。吾不知果陸之述。智通與抑釋氏之徒。竊陸說以誣通。而使陸氏醜與總之。欲混禪陸而一之。其志同道合可見也。

朱季繹論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象山以爲閒言長語。說他則甚。季繹又云。禪家之學。爲異端邪說。害道。象山

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爲害道。又謂李伯敏云。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嗚呼。此象山語錄也。蓋明明自居於佛老之學。反指闢禪者爲異端。而無復顧忌矣。

象山門人顏子堅。棄儒爲僧。朱子答書曰。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將裂冠毀冕。以從釋氏之教。深爲惘然。願吾子思慮更與子靜謀之。象山遺以書曰。乃知高明終

當遠到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
檢嗚呼朱陸之異同卽此亦可見矣

子靜之爲禪學朱子旣極力鳴鼓而攻之指
斥辨論不一而足謂其乖戾狠悖大爲吾道
之害謂其陷溺人之深阮謂其罪不止如范
甯之議王弼謂其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
胡喊所以闢之者至矣盡矣後人乃欲援朱
而入於陸豈不謬哉

後世調停朱陸者意在抑朱不在恕陸也以

爲早異晚同是誣朱子末流入於禪學終其
身而不覺其悞也朱子有言少時曾究禪學
馳心空妙者二十餘年及與象山相識初亦
疑信相半又十餘年而始覺其弊嘗曰某於
禪學始未嘗不往來於心近方覺其非而亦
未能盡革於陸氏蓋被渠說得遮前掩後雖
知其非未免有私嗜之意嗚呼朱子力排禪
陸乃在晚年而象山沒後尤大聲疾呼不啻
救焚拯溺程篁墩乃著道一編以晚年冰炭

之語爲朱子早歲不悟而疑象山。以早歲未識象山時所答何叔京二書及中年所答項平父書爲朱子晚年始悟而從象山。陽明又因之爲朱子晚年定論。凡皆故意顛倒。早晚以見。朱子不如象山。示後人之當宗。陸也學者。取文公年譜而讀之。如見道一定論之肺肝然。

嘗疑象山與介甫相似。謂兩人皆堅執頗僻。自以爲是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

顧者也。及讀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一種見識。蓋早已合。王陸而一之矣。陳清瀾謂介甫言堯舜而興利殃民之說。行象山言孔孟而明心見性之說。行霍渭崖著象山學辯。謂安石以自信亂天下。子靜以自信悞後世。嗟乎。爲此說者。何其前後合轍也。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信乎非一人之私言。而天下萬世之公言也。

象山似告子。朱子亦明言之矣。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雖似戲談。實確論也。此不止爲象山而發。蓋若合白沙陽明而預及之者。知象山旣啓其端。其禍將無時而已也。

陳白沙學儒者也。而所見則皆不然。元神有宅。灑氣有門。上化歸其根之說。老氏之教也。惟覺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佛氏之教也。以佛老之緒餘。儼然自命爲聖賢之絕學。誣

哉。誣哉。

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此非禪學。而何哉。象山教人閉目靜坐。完養精神。以朱子讀書窮理爲意見。爲支離。又曰。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白沙之學。蓋陸氏嫡派也。

象山謂六經皆我註腳。又曰。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白沙詩云。六經盡

在虛無裏萬理都歸寂感中。又曰。何用窺陳編。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可謂得陸氏之真傳矣。陸陳之學不息。則六經日就澌滅。而聖人之道不著。使其說盛行而不可收拾。弊不。至於焚書廢學不已。

胡敬齋陳白沙並從祀先聖廟庭者也。而敬齋當時已不滿白沙之甚。觀其與羅一峯書言。白沙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責一峯知其非而不以告。虧朋友之義。又與

張廷祥書。極言其學之弊。謂一峯後來必爲白沙所染。則所以闢之者至矣。二子道不同。而從祀同。何哉。竊怪有明從祀四人。敬軒敬齋。白沙。陽明。似乎正學禪學均分其半。誠不知其何說也。

陽明云。佛氏本來面目。卽聖門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此則陽明已自道其爲禪學矣。何世之懵焉弗察也。

陽明云。良知一也。以妙用言。謂之神。以流行言。謂之氣。以凝聚言。謂之精。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良知之說明。則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三關七返九還。尚有無窮疑也。又曰。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按此。則陽明又欲以良知之學。竊附於老氏矣。旣已自命爲聖賢。而忽而爲佛。忽而爲仙。自古及今。未有如此亂道者。鄙陋龐雜。一至於斯。是尚可以言學哉。

陽明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上陽子之流。方外技術。不足爲道。若達摩慧能。則庶幾近之矣。噫。陽明以顏子爲至今未亡。此亦古人三不朽之說。謂達摩慧能。庶幾近之。則不知其何說也。彼明明尊信達摩慧能。其不宗朱子無足怪學。者。乃崇而奉之。謂爲真聖學也。亦獨何哉。亦

獨何哉。

陽明云。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嗚呼。此豈學者之言乎。彼於文王孔子尚有所不足。耶。於神禹又更不足。耶。侮聖亂道無忌已極。充是心也。何所爲而不可。

陽明謂顏子沒而聖學亡。不知置曾子子思孟子於何地。然此論本之象山。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而楊慈湖遂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哀也。夫慈湖名簡。浙江慈溪人。象山高弟。明尊達摩卽心是佛者也。

陽明云。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孟子至比於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其閒。可哀。

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嗚呼。楊墨無父。無君。而陽明尚以爲滅理亂常之未甚。朱子得孔孟之正傳。開萬古之聾聵。而陽明反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自古及今。未有敢比朱子於楊墨者。未有敢比朱子於洪水猛獸者。陽明顛倒是非。肆妄至此。誠不知其何心矣。聞此論而不痛疾者。必非人情。

陽明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

以爲是。嗚呼。言至於孔子。尚須待其求心。而後是非乃定乎。陽明於達摩慧能。則無疑議。於孔子。則必求心無非。而後敢以爲是。於曾子。子思。孟子。則皆有所不滿。於朱子。則比之楊墨。洪水猛獸。如此之人。尚可以從祀孔子。廟庭哉。移其主於達摩慧能寺中。從其所志可也。

少時讀陽明用兵平賊之文。心竊慕之。恨不得生同時。猶願居私淑之列。聞前輩有闢之

者則怫然曰。文章事業如陽明。豈可輕議。後聞良知之說。始疑聖賢之學。似不如是。反求之程朱博覽乎諸儒。乃知陽明所講純乎禪學。而欲簧鼓萬世。與朱子爲難。真所謂邪說橫流。害人心術者。雖平昔所仰慕。亦豈能附和。遂非與之援。儒入佛。率天下而詆我朱子哉。必不忍沒陽明之事功。則改祀於功臣廟爲宜。

遡陽儒陰釋之學。始於宗杲之教。張子韶至

陸王而愈精愈巧。雖有智者不能與之辨矣。然在學者不可不知其所由來也。朱子曰。小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按杲老僧宗杲也。張侍郎卽子韶。名九成。號無垢。此吾夫子所謂始作俑者也。彼爲異端之徒。欲援儒而入于佛。固無足怪。此爲聖賢之徒。乃反爲異端所

役宗佛而亂吾儒則亦惑之甚矣。學者苟知其立說之意，雖欲強宗陸王而有所不忍。陸王雖皆禪學，然其禪亦有淺深。蓋陸隱而王顯，陸弱而王強也。象山工于彌縫，朱子猶被他說得遮前掩後。至久而後識之，陽明則語語傳燈，言言梵偈矣。象山雖言僻而堅，文采不足以動衆，陽明才情足以牢籠一時文章，事業足以震耀後世。故學者更甘爲所惑而悍然與朱子爲難，亦朱子之不幸也。

象山初爲禪學，尚詭秘含蓄，欲與聖賢相淆混。陽明祖象山之術，則遂直決藩籬，欲盡驅從古聖賢而歸於釋老之教。蓋異說一開，愈趨愈甚，不但如東坡之論荀李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也。按禪學亂儒之罪，當以象山爲造意，陽明爲兇手。學者雖極怯懦，何忍助其燄而張之。

凡學者欲調停朱陸，皆陽朱而陰陸者也。謂陽明有合於朱子，皆宗王而背朱者也是。非

無中立之理。驅車馬而騁康莊。可謂蹈海一轍。亦不妨於嘗試乎。

程篁墩作道一編。自以爲儒者之徒矣。誣朱附陸。非真讀書窮理之人。不能辨也。至觀其文集。則有所謂對佛問焉。謂佛爲賢智之流。當爲孔子所與。謂梁武亡國。非好佛之罪。謂釋氏奉佛像。守佛法。爲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爲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爲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之說。

皆爲非誕。謂佛教歸于爲善。而儒者斥其徒爲不仁。闢其妄。爲不智。嗚呼。篁墩之好佛如此。毋怪其右陸也。然則道一編之作。不足爲典要。又於此而益信矣。

伊氏之教。巧於致人者也。以明心見性之說。惑天下之高明。以脩行成佛之說。誘天下之貪昧。以地獄懺悔之說。收天下之兇頑。所以無智。愚賢不肖。皆投入其羅網中。而莫能自覺也。哀哉。

佛氏所以能惑高明以其近理也。然雖近理而千言萬語不外乎空。則視天下事物皆歸虛無。夫既已無矣。而謂有佛焉。可乎。聖賢之道只是一誠存之爲實體。發之爲實用。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充周而不可窮。

佛氏之學在屏事物以明心。但求此昭昭靈靈者。瑩然而不擾。則耳可以無聞。目可以無見也。儒者宗之。必至於棄詩書廢禮樂。相率而入空虛無用之地。而天下無實學之儒。

佛氏之學在澄一念以空萬念。但欲掃除一切以歸於虛無寂滅之中。則善惡可以不分。是非可以不較也。儒者宗之。必至於輕倫常忘廉恥。不復知忠孝節義爲何事。而天下無勵行之儒。

學佛氏之明心。則必至於失心。學佛氏之見性。則必至於滅性。

士之溺於異端者。知未至也。格物窮理。則僞妄不得而入之。

佛氏塵芥六合乃故爲虛空大言以輕薄天下耳彼自處於塵芥之內耶塵芥之外耶以爲內則塵芥中之塵芥是無而已矣以爲外則六合之外何處更有六合可容釋子之聚居亦無而已矣

佛老之教總是畏難苟安不肯擔當世道鄙棄一切而不爲自潔其身焉已耳符籙齋懺談禪說鬼皆其徒附益之欲以惑世誣民而不知反爲佛老之累故今之道釋之徒皆佛老之罪人也

謂脩行可成仙成佛或亦理之所有然脩行非茹素絕物之謂也人果能脩行力學則可以爲聖賢又何必於仙佛哉

成仙者必尸解成佛者必坐化皆死也則何不白日飛昇跨獅乘蓮以遊於世而必於死乎人能不愛一死則忠孝節義何不可爲而爲異端死耶噫惑矣

學仙學佛必死而後成學聖賢則生而成之

孰易孰難孰利孰害何憚不之察也
異端之說不可勝窮儒者知學爲聖賢則妖
妄不禁而自絕

大奸大惡之人不畏天地不畏刑辟而獨懼
冥冥之中有所謂地獄者然則浮屠地獄之
說尚可以傲無知之小人惜也其謂佛能解
免也其謂可以禮佛飯僧而懺悔以免也彼
行賄於佛不過茶果楮錢所費有幾而佛遂
爲夤緣請托於地獄十王之閒而免其滔天

之罪又何憚而不爲惡乎向使釋氏第言爲
惡之人必入地獄剉燒舂磨萬不可解則亦
勸善懲惡興行教化之一助君子何惡於異
端哉

異端之可惡以其爲天下逋逃藪凡兇惡之
人必歸之既異言異服欲以化外而逃王法
復惑世誣民欲以脩齋懺悔而逃閻羅地獄
之法然則佞佛之徒真可無惡不作矣何怪
世人之貿貿爭趨之也

釋氏懺悔之說。不過誑誘愚民爲詐財求食起見。其罪小明。心見性之說。直欲簧鼓上智。敗壞一世之人心。其罪大。

釋氏之徒。最不可近。儒者偶與立談。則已爲所浼矣。一造其居。卽以爲叅禪矣。雖萬萬不信其說。彼亦將誣爲篤信之矣。若昌黎之於大顛。不其然乎。

昌黎佛骨一疏。震耀古今。當時海內無不欽仰。故釋氏深痛恨之。思欲敗其名而不可得。何期潮州一役。忽有大顛之遊。所謂自投阨阱者也。

釋子圖大顛形像。以昌黎折腰伏地。稽首於其旁。千載而下。有餘辱焉。稍讀書明理者。皆知昌黎之被誣。而釋氏且以其三書爲證。更可痛憤之甚也。

三書真假。有目能辨。然歐陽永叔信之矣。永叔宗昌黎。太過。不論驢鳴犬吠。有人言是韓公所作。永叔便云非韓公不能。竟忘其推尊。

三書之悞。韓公不足爲韓公。知已也。東坡巨眼。直謂三書爲僞。以其鄙陋不堪。雖退之家奴。不肯爲此。此論直截痛快。其如世人易欺。難悟。尚有疑信參半者。何哉。

朱子不辨三書之僞。非疑韓公果出于此。咎其不當與大顛遊也。釋氏僞爲此書。乃本昌黎與孟簡書脫出者。書中有自山名至州郭。則謂之人船奉迎可也。留十餘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搖。則謂之所示廣大深迴可也。祭神海上。則造其廬。及移袁州。留衣爲別。眷戀如此。謂不崇信其法也。得乎。貶謫無聊。輕舉妄動。遂與諫佛骨者前後若兩人。無怪乎禿廝之敢于侮弄之也。

潮屬士大夫。至今稱大顛爲祖師。言之惴惴。惟恐獲戾。此亦悞信三書及釋氏畫圖。謂韓公果崇奉之。是以如此敬畏。不自知其爲聖賢之徒。非削髮披緇者等也。

藍子初抵任。謁大忠祠。見堂中坐大像。塑以

泥金光頂低眚全不似宋代衣冠文物駭然曰文信國幾時爲僧從吏稟曰佛也曰拜文丞相耳佛何爲者吏曰在佛座後睇觀之則佛背果有隙地三尺許文山牌位伏焉藍子曰佛不宜坐此命祠僧撤去之僧愕然藍子曰僧可杖也令汝守大忠祠汝潛移佛像於此罪一若安置祠側或僧房內猶之可也公然踞堂中奪文丞相尊位有司行禮佛則受之春秋祭祀俎豆羊豕佛則饗之登斯堂者

見有佛而不見大忠罪二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豪強冒奪民居猶有應得之罪況旣已爲佛而踞佔人屋逆理不道是僧陷佛于蹠也罪三不以僧荷校於市不特無以謝文山併無以謝佛僧股栗服罪乞移吳家菴命保正周啓明率民人偕僧昇之去大忠乃赫然可瞻仰蓋俗尚好佛習爲固然官吏士民皆莫覺其非也

三教並稱非君子之言也乃有欲合三教爲

棉陽學準卷四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校

閑存錄

事君如事天天卽理也理在吾心不假外求
吾暗室屋漏事事無愧於心則可以對天可
以對天則可以事君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可知
昭事上帝不止郊壇對越之迹矣語云事天
以實不以文君子之事君也亦然

棉陽學準卷四

事君如事親君猶父也則不徒敬之畏之必
有滿腔忠愛之心凝結於夢寐起居之際如
孝子之養父母然後盡忠補過皆非有爲而
爲此之謂誠於事君者

父無不愛其子君無不愛其臣者至於爲子
不肖傾蕩家貲父不得不楚撻隨之又或流
爲盜賊羞鄉里而禍門庭不得不涕泣置之

死地非父之忍於子也。勢處於無如何也。人君之愛其臣也亦然。

君之有臣。欲其相助理也。視之爲股肱。寄之爲耳目。已明以同體之親。痛癢相關之誼。屬之矣。臣不知愛其君。不殫竭忠誠以親愛於其君。尚得謂有人心哉。

今夫齊等之人。漠然不相涉也。然而壺殮之德。必思所報。一金之惠。感激在心。況吾君有天之尊。有父之親。覆載生成。其爲恩也大矣。

楊陽學準卷四

二

又況縻之以好爵。養之以祿糈。族黨光榮。子孫蒙庇。卽以俗情而論。能無感激圖報乎。

報國無他。竭誠盡職而已矣。一念不敢自寬。假恐稍涉於欺也。一事不敢自暇逸。恐稍鄰於慢也。

不誠不可以居心。豈必爲報國而始誠乎。曠職不可以居官。豈必爲報國而始盡乎。然則自脩之道。卽爲獲上之方。所謂盡已之謂忠也。忠匪外求。事君固未嘗難已。

臨民者當以敬爲主。勿謂蚩蚩可以術馭也。勿謂卑卑可以勢壓也。

思民吾同胞之義。則知乾父坤母。不欲我之傷骨肉也。推君民一體之懷。則知元首腹心。不欲我之殘手足也。夫如是。尚敢以蚩蚩卑卑而謂我之下民哉。知斯民爲天之民。爲君之民。而敢有不敬乎。

書曰。不敢侮鰥寡。孔子告仲弓曰。使民如承大祭。凡皆敬之至也。鰥寡且不敢侮。則敬盡。

棉陽學準卷四

三

乎。民之類可知矣。使民且如承祭。則敬盡乎。教養刑政之屬。又可知矣。

對庶民如對吾君。不期敬而敬至焉。爲吾君撫字斯民。則敬民乃所以敬君。敬君卽所以敬天。

內聖外王之學。不外一敬。敬也者。傳心之要。而出治之本也。

主敬則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能入。

主敬則無欲而靜。可以解萬端之紛紜。平萬

境之偏陂。此心如光風霽月。如泰山之不可動搖。非拘束困苦之謂也。

人有才則多氣盛。惟敬可以斂之。居高位。易隣驕恣。惟敬可以消之。

薛敬軒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此亦居敬之一端。平世有輕佻諛浪。自詡風流。或夏月袒裸。習爲放誕者。戒之哉。

常檢束則自無妄動。動不妄則靜亦漸純。而

居敬以密。

居敬非窈冥昏默。如異端坐禪入定之謂也。隨時隨處以天理爲準繩。無斯須之敢忽。無一毫之敢肆。靜而處暗室屋漏之中。罔弗敬也。動而應天下國家之務。罔弗敬也。

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此言居敬中實事。而吾道異端所以判也。異學求心而不求理。是以其流爲清靜寂滅。聖學格物窮理。以致其知。是以泛應曲當。至於從心所

欲不踰矩。故知居敬窮理。聖賢徹始徹終之實學也。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有交脩並進。而無先後者也。居敬則此心有主。必窮理以充之。窮理則此心有物。必居敬以純之。敬至而窮理始。精理明而居敬愈固。二者缺一不可。不可而分爲兩事者。亦非也。

學者無事靜坐。當以持敬爲主。固不可憑虛妄想。自放厥心。亦不宜槁木死灰。專一凝寂。

蓋舍敬而言靜。則已入於釋老矣。

儒者所謂靜。以無欲爲主。無欲則心不妄動。是故爲主敬爲存誠。異學所謂靜。以無事爲主。必絕物息慮。而神乃全。是故爲虛空爲寂滅。雖主靜似同。而靜之實不同也。天地之間。理與氣焉。盡之矣。無理不生。無氣不行。

天地之間。陰與陽焉。盡之矣。無一物而無陰。陽亦無一事而無陰。陽。

存天理。遏人欲。入聖之門也。學者循是而求之時。時處處實用其存養省察之功。使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亦聖人而已矣。

理欲之幾甚微甚危。出乎此則入乎彼。無中立之一途。調停並行者。謬也。

自古以來。號爲豪傑者衆矣。多以理欲二字不明墜。一生之人品。

中人之性。欲常處強而理常處弱。宜用剛克之方。如臨大敵。以制之。欲既遏。則理自存。理

存而欲益不能奪矣。

因循苟且。人生之大患也。因循爲學。則學不進。因循爲治。則治不成。立心行事。有一毫之

苟且。弊將無所不至矣。

利之爲字。刀立其旁。所謂有利必有害也。貪之爲字。與貧相似。雖以非道得之。不能有其富也。

凡人利心勝。則一步不可行。

利令智昏。誠哉是言也。不必孳孳謀利。而後

智始昏。但中人以上之資。多一分錢財。亦減一分智識。

知多藏之必厚亡。老子所以猶龍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一家壟斷。千家覬覦。欲晏然無患也。難哉。

世人孳孳求利。無非爲子孫計耳。而多藏厚亡。適足爲子孫之累。亦何苦而以厚亡遺子孫乎。

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龐公曰。人皆貽之以危。我獨貽之以安。是二子者。其知道乎。可以爲保家裕後之良法。何世人之惘惘也。

曠魯之言。衡山之麓。有佛而銅者。寺僧覷爲奇貨。密以鐵錘折其指。俄而斷其手。又滅其耳。鬻之未饜也。顧彼塊然者。無如何。夜積炭。藝之沃。以便溺。鎔而化。且日囊數十斤。將之郡。或問曰。何也。僧給曰。牛肉耳。勿言。暮啖汝衆。戲奪之大驚。疑爲佛所化。訊驗果然。擁之

官杖而荷校于市。藍子曰：噫！利之爲害如此。夫象齒焚身，佛且不免焉。可爲專利者之戒。僧竭盡心力，一金未得，而三木已加。可爲謀利者之戒。

文所以明道也。必有益於天下國家爲世道人心所不可缺者。然後爲之。如以辭華而已。何貴有是文哉。

六經文字非後人所能及。以其載道也。秦漢以後文日繁而道日晦。故宋儒憂之。

韓子之文可謂近道矣。然朱子猶謂其止是學文。所以見道不親切。況夫背道而馳。專以詞藻是尚者。

詩以道性情。必眞摯而後工焉。有一字不從肺腑中流出。非詩也。

詩必有義理。惟深於道者能知之。不特作詩者久不講。卽論詩者亦鮮及之矣。無理無義。則爲無益之浮談。雕飾蟲魚藻績風月儼然。自命爲詩翁。吾不知其何爲也。

龜山謂子瞻詩多譏玩。無惻怛愛君之意。此善於言詩者也。詩不本忠孝節義。雖窮巧極工。亦不足言。況譏玩乎。子瞻未聞聖人之道。徒欲以詩戲謔而已。學者戒之。

詩文雖詞章之學。可以覘人品。驗德性。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忠臣孝子。端人正士。才能志節。福澤勳名。未有不隱躍流露於詩文之間者。

善養浩然之氣。則發爲文章。正大雄厚。無靡

曼邪僻之習。高者聞天。深者入淵。迅疾如風。雷鎮重如山岳。而議論和平。近情切理。節奏閑雅。諧協宮商。斯可以謂之文矣。然非讀書窮理以養其氣者。不能也。故曰文以氣爲主。作詩亦然。

凡作詩文。必有情有理有氣。三者缺其一。不可也。

讀聖賢書。當句句反求。諸已思我必能行之。思我必如何而後可以行之。切實體驗。方爲

有得。

欲觀古人之行事。必掩卷靜思。設身以處其地。度我所作爲者。何如。乃可定古人之是非。而能受古人之益。

讀書不熟。則聖賢之精意。不出。惝恍游移。終於蒙昧而已矣。

若經傳正史之外。子集百家典章故實。雖畢世不能窮也。必句句而記誦之。所得能幾何哉。涉獵多則神智日益如珍饈。羅列饜飮之後。亦歸無有。而睥面盎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顏子何以能樂。其惟克己復禮乎。克己則無欲。而靜此心。常淡然焉。無悶無愠。隨所遇而不覺其恬也。復禮則循理而安。此人常泰然焉。履中蹈和。無所入而不與之化也。惟其內重而外輕。是以萬境不能逆。

詞章之學。亦可忘憂。況傳世之業乎。文史之傳。亦足千古。況聖賢之道乎。然則人之一生。

其可樂也多矣。何貧富貴賤之戚戚也。詩書之內有真樂焉。一生享之而不能盡也。舍此而他求。則無在而非苦。

人能以義命自安。則無所不樂矣。

韋布之夫。與公卿羣遊而雜處。客有顧盼弗及者。則疑其輕已矣。此無他。自顧有不足者也。彼公卿者。見客之趨奉。既習爲固然。任客之忽畧。亦視若無覩。此無他。自顧有至足者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疑人輕已者。皆內有所

不足。夫

疑人輕已。則勉爲其不可輕者。亦君子事也。若不知求諸已。而徒責諸人。疑者日疑。輕者日輕。將何時可釋乎。

疑人輕已之陋也。而不肯求諸學。疑人輕已之貪也。而不肯返諸廉。疑人輕已之詐也。而不肯本諸誠。疑人輕已之薄也。而不肯歸諸厚。雖聖人亦不得不輕之矣。

世有知美名之可市。而不自勉。又不自安。徒

欲竊其名而居之天下焉有名可竊而實可
紊之理乎居之不疑行違色取孜孜然惟恐
人之見其底裏也人亦佯爲弗見似乎不敢
輕已而輕乃愈甚思之思之君子所以貴內
省之學也

凡人飾僞者皆謂人之可欺也世豈有終爲
人欺之人哉一日敗露則從前盡皆瓦裂可
不懼乎

人必自欺也而後敢欺人欺人之害在一時

自欺之害在畢世

棉陽學準卷四

士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可知飾言非誠也片
語不實已爲盛德之累況專飾六言以欺人
而生平無一可信者乎學者戒之

色莊有似乎君子辨之不可不明也彼亦儼
然以誠篤自居談義利道聖賢矜名節雖真
君子見之亦將引爲同調然其不可對人之
隱衷藉此以求富貴利達而已矣見一錢則
性命可捐遷一秩則狂恣百出故常可以欺

王公而不可以欺庸衆澄心而靜察之肺肝可得而見夫

有恩德於人而形之詞色陋也。況實無其事而掠影居功。逢人市德。欲因以爲利焉。甚於穿窬之盜也乎。

凡人世故太明則德性頓減趨避既工則道義不立。

人巧則僞生。不如拙者之誠也。機智愈深。心膽愈怯。不如拙者之勇也。所以忠孝節義震

聾。古今爭光日月之事。巧者不能爲。而拙者能之。

世有托於拙以陰行其巧者。有不自安於拙而偏欲效巧之所爲者。皆非也。惡莠亂苗。不可以不辨也。

大奸似忠。不可以其深情厚貌而遽諒其心。迹也。大巧似拙。不可以其矜率坦易而遂信其無他也。

待人宜坦衷。觀人宜詳審。不坦衷則人不我

近不詳審則人將我欺處事宜從容謀事宜慎密不從容恐將有後悔不慎密恐敗於垂成

忠孝節義之事審之既真則獨斷而獨行之不可與人謀也與人謀則不果而與妻子謀尤不果

凡事見之未確則貴謀辨之既真則貴斷多謀而不能斷是築舍道旁也不以疑惑而中止卽以漏洩而取敗

棉陽學準卷四

西

怒而使人知之待君子焉可也若以之鋤奸去暴則悻悻反禍及其身

君子無偏喜無暴怒不爲宵小所逢迎不爲奸兇所防備當大事而不動聲色舉而措之裕如也

家之本在身故君子一舉一動必事事爲家人楷法不可恃妻子之能相諒也

處家庭如處大廷則無之而敢忽對妻子如對大賓則無之而敢慢

雖在閨房之中。不可以不敬也。褻而狎焉。非脩身齊家之道矣。君子無所不敬。非敬妻子也。敬其身。以型于妻子也。小人以狎昵爲親愛。故往往或傷於褻瀆。而至於睽離。

惡人多畏其妻。事之不可解者。噫。此非特慾則不剛已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彼立心制行之不端。惟妻子能窺其微也。身心性命。非空談也。所以端其本而裕其末。

清其源而潔其流也。明此者。謂之明體。達此者。謂之達用。體明而後用達。故君子常勉勉焉。

無體之用。非用也。權謀術數而已矣。無用之體。非體也。虛空清淨而已矣。君子不流於刑名雜霸之學。亦不入於異端寂滅之歸。則惟其身心性命之間。有大過人者在也。

心不正。身不脩。不知仁義禮智信爲吾性中。所自具之理。不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有命。

焉。以爲之。裁制。則其所存。所發。殆將有不可問者。

是以先聖教人。齊家治國。必本於正心脩身。可知身心所係者。重操之在暗室屋漏之中。應之在家國天下之大。可謂談身心者。爲空虛無實乎。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爲參天兩地之聖人。可謂談性命者。爲空虛無實乎。

身心性命皆實理也。正心脩身。養性立命。皆

實事也。存之爲實體。發之爲實用。內聖外王之道。備矣。

胡敬齋曰。漢高祖天資最高。若得真儒輔相。三代可復。此過於推崇高祖者也。高祖猜忌刻薄。非能復三代之人。幸而承秦之暴。生民無主。陳涉項籍皆不足以爲人君。是以徼幸得天下耳。觀其輕士。慢罵。至溺儒冠。苟有真儒。必將深藏巖穴。肯出而輔相之乎。叔孫酈陸。本非儒者。故苟且以就功名。子房黃老之

學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然亦特借其力爲韓報仇。天下甫定。卽謝病。辟穀。意可知矣。當時雖有真儒。漢高亦決不能用也。

漢高起亭長。與胥吏吏人往來相習。臭味相投。是以既有天下之後。亦惟蕭曹刀筆吏可相與有成耳。餘人皆不克終。蓋其性習然也。當時設有真儒。欲舉先王之法。則必以爲迂遠而不切事情。謂與爲亭長時所見吏治異也。卽使蕭曹不出。亦必更擇豐沛故吏而用之。肯使真儒得操其柄乎。必欲得真儒輔相。而三代可復。惟光武或庶幾焉。光武似有可爲。惜其時真儒不出。此亦氣數之薄也。

昭烈得孔明。是可與有爲之主。而又得真儒輔相者。惜乎天不祚漢。炎統告終。則亦末如之何矣。使得馘丕擒權。奄有九有三代。確乎可復也。程子曰。孔明王佐之才。文中子曰。諸葛無死禮樂其興。兼以君臣之間情同魚水。

烏有不復三代者哉

漢高帝封功臣以蕭何爲第一。諸功臣不服。帝曰。諸君功狗也。何功人也。噫。其甚矣。儼人以狗。無乃過于輕薄。況施之功臣。何忍乎。不數年而有人彘之事。其刑于之化耶。

唐高祖沙汰僧道善政也。太宗卽位。首罷之。此天誘其衷。將開長髮尼乎。沙汰不罷。尼僧女冠無地可容。他日武氏嫁夫去矣。豈能爲唐禍哉。乃知太宗是舉。蓋天意也。

漢袁紹盡誅宦官。有因無鬚而誤殺者。宋高宗倉皇播越。百姓誤以黃鶚爲黃潛善。鶚方辯其非。而首已斷矣。黃鶚與無鬚男子何其皆不幸也。當哀軍之際。與闔宦同形。仕高宗之朝。與潛善同姓。不可謂非其自取矣。使漢之無鬚能見幾而作。必不爲宦官所累。宋之黃鶚能早劾潛善。誤國當誅一疏。則其民且望之如父母。烏有不知而誤斷其首者乎。所以君子立身。不可毫髮與小人相類。君子立

朝不可竊位苟祿而坐視小人之誤國

胡敬齋曰。未樂間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詩文。噫。敬齋豈真未見乎。明太祖建文帝創業紹統。曾幾何時。道義名節之士不爲不多。燕邸篡逆。一盡誅夷。則皆無有存者矣。當日抉口斷舌。熬屍剝皮。以至三族九族十族。發先墓以揚灰。辱妻子於教坊象奴者。非道義名節之士乎。自殺臣工大小百數。至于燕山衛卒。東湖樵夫。非道義名節之士乎。所忍恥偷生。甘爲未樂閒臣僚者。皆人品不可問者也。其後起者。皆少年新進。敢高談道義名節。觸時君時相之忌乎。旣不敢言。道義名節。則惟有相率爲詩文而已。敬齋爲未樂子孫之臣子。故不敢顯言其事。而爲說如此。此春秋之微詞也。

凡人才大者。視天下事無足爲我難。此可以任道之資。急宜讀書窮理。以養其浩然之氣者也。恃才以逞。則必至於僨事。或過剛而折。

或悖道而馳。害有不可勝言者。才大者氣亦大。恐失之粗。粗則疎。疎則莽。至於莽則無之而可也。

君子養之以學。故才大而心能小。粗疎鹵莽之弊。皆不覺其自消。是以其氣爲浩然之正氣。而非浮氣血氣所可比。

其氣既純乎道義。然後其才爲有體有用。經天緯地之大才。而天下莫敢以才人目之。則謂之才全德備之大人。

大人才大小。人才小大人。心小。小人心大。養之以學。使才大而心能小。則亦爲大人而已。

古未有浮躁之人。而可成大事者。所貴平時涵養。常存兢業。以宅心於沈潛。

能涵養。則心和氣平。凡事從容靜密。無淺露輕佻之病。

涵養者。操存之功。又當省察克治。使理常勝。欲無有累我涵養者。

君子以禮義爲恭敬。故不至於諂諛。天下無諂人。諛人之君子亦無好人。諂好人。諛之君子。

諂諛者。妾婦之道也。以媚悅爲工。則何事不可忍爲。

無因而諂人。諛人。此理之所無者。非貪其財。則藉其勢。總之欲圖其所有。所謂口蜜腹劍也。

好人諂。好人諛。如服鴆焉。未見其利而已爲。

所斃。

王公好諂。諛不保其位。卿士好諂。諛不保其家。氓庶好諂。諛不保其妻。婦女好諂。諛不保其身。

孔孟教人大要。以求仁爲本。蓋仁者心之德。雖似細微。而發用至大。一有惻怛慈愛之心。便與天地萬物相關切。則必至於天地。萬物育。而此心始暢。是包涵宇宙之氣象也。堯舜之聖亦仁而已矣。學者存諸心。彼能充。

其量爾。

學者最愚。是無惻隱之心。

仁者。生人之理也。此理與生俱來。豈容一日去之。一日不仁。則生理滅絕。縱使幸生。亦不可謂之人。

今加人以虎狼盜賊之名。雖三尺童子。吾知其怫然慍也。人至無惻隱之心。則虎狼盜賊而已矣。故求仁者。當常存此心。必不可使有一息之不仁。以隣於虎狼盜賊之類。

人人知敬父兄。愛妻子。則人人皆仁也。能全其孝之德。恭之德。則天下之父兄視此矣。能充其愛之量。慈之量。則天下之凡有妻子者。賴此矣。

天下之官最難爲者。莫如守令。最可爲者。亦莫如守令。守令皆能其官。則唐虞三代之治。如運掌然。

守令之難爲。難乎其稱職也。守令之可爲。以其與民最親。德易徧而才得展也。

德不足才不長。督撫司道皆掣肘也。佐貳僚屬皆旁撓也。吏胥皂隸皆爲鬼。爲蠹。欲掩其目而穿其鼻也。勢豪巨猾皆如虎如狼。欲箝其口而拊其背也。民繁事多。案牘山積。刑名之出入。錢穀之徵催。盜賊之攘竊。稍一毫不盡厥心。而民之受害不可言矣。

故爲守令者當知有民之父母四字。

民旣以我爲父母。我可不以民爲子乎。所以爲父母者非有他也。亦曰誠而已矣。

視草野之饑寒。困窮。皆吾子之嗷嗷待哺也。欲使之各遂其生。豈必家賜而人益。惟在保全其脂膏。寬恤其物力。勸農桑。樹藝畜牧。漁養其山林川澤之利。制節其凶。豐奢儉。積貯貿遷之宜。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行催科於撫字之內。然後其民可得而教也。

教善良之民如克家子焉。則從而咨嗟樂道之。撫摩獎勸以益篤其爲善之心。教頑惡之民如不肖子焉。多方誘掖。創懲。至於厲聲震

色涕泣笞捶。必欲其遷善遠罪而後已。自非木石鳥獸。豈有不可訓化之民。誠於養民而民得其養。誠於教民而民率其教。則風可移而俗可易也。鋤強暴以安寡弱。革澆漓而歸忠厚。人人皆尊君親上。祇父恭兄。家仁讓而戶詩書。斯可謂之守令而無媿父母矣。

雖以聖人治天下。亦不外教養二端。是教養者。守令之實政也。誠於教。誠於養者。以實心行實政也。

人不實心。皆私欲閒之。私則不公。欲則不潔。而教養之政爲虛文。是以上官掣其肘。僚屬撓其權。胥吏穿其鼻。豪強拊其背。若公而無私。潔已而無欲。則數者皆無之矣。故居官以廉爲稱首。

居官不要錢。鬼神猶畏之。況人乎。清而勿刻。廉而不矯。激斯爲善矣。

廉之本在儉澹。泊可甘。浮費自省。吾未見豪

奢享用而能廉者也。

作秀才時不可有寒酸氣爲民牧時不可無秀才氣。

人爲貪官但博得惡名爾悖而入亦悖而出。刑辟之加鬼神之罰千百中不饒一也曾見有居官貪婪而貽福祿於子孫者乎。

廉亦居官分內事自矜爲廉非真廉也謂廉潔可以驕人猶男子自誇其不偷盜女人自詡其不淫奔然則然矣恐旁觀者將掩口而竊笑。

世有居官能廉而不能禁胥吏僚屬之不貪。是猶不爲盜而窩盜欲守貞而畜妓者也其罪乃甚於自爲之。

奸胥猾隸最能窺伺本官之隱微揣測其嗜好喜怒內爲迎合而外肆鴟張此甚可畏。

對胥隸當如防大敵不可有一毫之疎漏俾得乘隙而入也積誠以感之嚴肅以臨之屹然如山岳之不可動轟然如雷霆之不可當。

知其艱而恤其勞無所施其巧矣

其在內則防僮僕謹門戶每見聰明才智之人爲僮僕所蔽者甚多蓋相習既久深知性情凡事放膽爲之所以門戶之司不可不慎恐其外通胥隸內結幕賓凡以財物小利啗本官子弟親戚用事之人其爲奸弊難以悉數也

京師游手候充僮僕號曰長隨皆挾厚貲托人薦引初筮仕者咸收之此輩踪跡已奇矣

買僮僕而使令常理也買主翁而自爲之奴此其意欲何爲乎不什伯其償焉不已不千萬其償焉亦不已其饑而附飽而颺又不待言也用之則極惡窮兇剝膚入骨不用則怨誹誣謗造方爲圖苟不得已而誤收亦去之不可不速

保甲之法周官比閭遺制也本誠而力行之其爲用也大矣

行之不誠有名無實無益也或滋煩擾反以

厲民則害也。故爲牧令者必推心入小民之隱而後保甲行焉。

擇正人爲之長。以次統屬。優其禮貌。重其責成。期贊宣治化也。計其烟井。分甲合戶。懸之門版。編之冊籍。俾條理可稽也。簡厥丁壯。免其差徭。教以逐捕盜賊。捍衛鄉境。寓兵於農之道也。

方編甲立冊之初。必防飯食楮墨之科。斂朔望具結。亦如之。臨村莊而點閱。無以供億累。

吾民而從役騷擾尤當厲禁。

於是明賞罰以鼓舞之。使保甲長皆公正恪勤。而其民臂指聯絡。外侮不生。旦暮知其所爲。出入知其所往。善相勸懲。相規婚喪相助。患難相恤。化行俗美。油油乎仁讓可風。不特爲弭盜而已。卽止於弭盜。詰奸其於治亦思過半矣。蔑誠意而視爲具文。雖法良無所用也。噫。

治民者弭盜不可不嚴防。奸不可不密搏擊。

豪強不可不殺。買虎蛇以放生。不顧他人之受其咀嚼。則佛氏所謂慈悲者。非治也。居官最患在沽名。雖未嘗有沽名之心。而名譽太盛。卽禍患所由伏也。

監司之職。在於正己。率屬綱舉目張。不以煩苛騷擾爲才。曠職侵官。皆戾也。

監司侵守令之職。難乎其爲下矣。孳孳然惟利是圖。雖督撫如弟昆。固萬全無患也。然庶民嫉之。守令鄙之。富豪奸棍。皆得以奴隸指

揮之。此何如監司哉。

屬僚賢否知之。明而處之。當使廉能得以伸其志節。而不肖者有所憚而不敢妄爲。斯可爲監司而無愧矣。營私而惡。是正直排之。擠之。若高山轉石之豪雄。得無干天地鬼神之怒乎。

人臣何罪。當誅。惟在營私欺罔。爾營私而怪屬僚之扞格。已不可以告人矣。欺罔而聯上憲爲同心。藉威作惡。欲使孤忠下吏共作欺

君蠹國之罪人。君子寧去其官，斷不肯阿附也。

去官事小，欺君事大。即使得禍，惟烈加之以百世不可解之惡名。君子返躬無闕，亦何不可以甘受萬不敢阿附欺君博小人之喜譽。薦引九遷，猶狗彘之不若耳。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誰敢與上官頡頏哉。事非關係，自無不委曲聽從。若欺君蠹國，亦與附和，此可謂之人乎。所以爲上

官者不可咎。屬僚之拂我當清夜捫心問我，所作爲者何如。

守令弗能其官，監司得糾舉之制，撫弗便於民，監司得匡救之膺，斯任者何重也。依阿詭隨，無所建白，已負當宁簡用盛心。泥背公營私虐屬殘民，毛角其面目而蛇虺其肺肝也。噫。

積貯者，民生之大命也。有名無實，九重所諄諄告誡。豈專爲小吏言之與。

朝廷有殊恩。庶民屬耳目焉。謂念我民饑而授之食也。慮歲不可期而備之豫也。使上官享其實而草野受其名。庶民必曰惜矣。辜我皇恩。汝獨不畏指摘與。

太倉雀鼠乃不肖吏胥之所爲。赫赫方面角牙是張。吾不知其何物也。

野語云。南方有佛貓。其大如虎。逢人能搏。能噬。與虎無異。惟羣鼠見之。嘻嘻唧唧曰佛也。相與結爲弟兄。入其耳內。據爲巢穴。鼠呼貓

爲兄。貓呼鼠爲弟。行則偕行。止則偕止。凡鼠所言。貓兄無不聽信。羣鼠所攫菽粟魚肉之類。貓兄無不恣啖。人有惡鼠者。鼠怒訴於貓。貓忽大振虎威。爲搏噬之。由是羣鼠橫行日長。一日肥者如猪。大者如牛。三尺之牙。鉤於鈎戟。且擇人而食之矣。君子曰。噫。佛貓之害如此。夫不噬鼠而噬人。辜主人。豢養之意。仍謂之虎焉。可也。

藩司以布政爲名人。稱方伯。其責甚重。全省

吏治民生當一力肩任焉。以錢糧吏自誣者固非蟠結黨類把持腥臭更非也。

司臬操全省民命一舉一動關人死生興亡。二十分謹凜兢業尚恐刑罰不中。況將之以私意臨之。以威福當思冥冥之中有操券而隨其後者。

司臬一官可爲而不可爲。其可爲者持平一省之獄訟能鋤奸理枉也。不可爲者殺戮多而生全少萬一有一人一事之錯悞則傷天地之和奪子孫之福。所以居是官者尤不可不慎也。

制撫位尊權重。雖分封藩王不能及也。當思何德何能君父以此位我必如何而後可以不負簡在之隆恩。將晝夜不遑寢食矣。敢自以爲尊爲重乎。

才不稱位。雖尊不尊。權或旁落。雖重不重。爲制撫者當常存一不欺君父之心。

日日如對吾君。則無一時之敢欺事事如對

吾君則無一念之敢欺。

見屬僚之欺君父者。則當如鷹鷂之逐鳥雀。不可復爲其所餌。而與之排擊鸞鳳。

爲國家愛惜人才。是制撫第一事。乃有以屬吏才能爲忌嫉。而偏欲挫折排擠。以示威於庸庸之輩。使之恐懼奉承。此不可解者也。

不營私則不忌才。或他人營私忌才。而制撫誤墮其術中者。有之。

舉劾大事。關係激濁揚清。朝廷典法。豈可爲

一已作威市利。爲私黨報復恩仇。倘使君父聞知其將何辭以對。

爲制撫者。當謹守鼻竇。不可爲旁人所穿。而牽之東西南北也。

屬僚大小。皆朝廷命官。大者固當禮敬。小者亦宜體恤。不可以州縣之功名性命。作大吏交際回答之盤殮。

州縣一官之能否。關係百里兆姓之福命。以筐篚爲舉劾。其如蒼生何。

君父命官。但欲其廉能耳。未嘗責以必輦金
貢粟。爲大吏填補。侵漁而後謂之廉能也。
廉者不貪人財。能者實心辦事。不貪人財。則
不能縱上司之欲。實心辦事。又豈敢徇大吏
之奸。而相與欺罔君父。若必以快上司之欲
爲廉。以敢欺君父爲能。不然。則爲貪爲劣。誠
未如之何也已。
居官者當以君父之心爲心。以百姓之心爲
心。不可以一己之心爲心。

居官處事。惟公惟明。惟正惟直。公則人不我
怨。明則人不我欺。正則莫敢于以邪。直則莫
敢行其詐。而所以致此者。無異也。曰忠而已
矣。

官無大小。總期此心。可以對君父。黜陟聽之
司權是非。俟之萬世。

居官無慚於民庶。雖降革。猶陞遷也。自反無
玷於操脩。雖罹禍。猶蒙福也。

貪者污穢之名。而以加之伊尹。其一介不取。

自若也。劣者拙醜之稱。而以加之。周公其多才多藝。自若也。

有其實而倖免於惡名。雖恢恢網漏。幽獨中自有三尺焉。無其實而橫加之。以惡名。雖使張湯煨鍊。周典來俊。臣羅織。至於臯陶聽之。亦以爲死有餘辜。而天地鬼神曰未也。此事予旣已知之矣。

無因而獲患難。君子當之。不以爲戚戚也。忽焉患難去而安樂來。直出乎意想所不及之

外。君子得之。不以爲欣欣也。

君子凡事達天。故聽天而不怨天。

天之所爲。不可強也。窮亦順。受達亦順。受

天之所定。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免焉。孔子

之遇桓魋。孟子之遇臧倉。匪魋匪倉。亦必有

出而爲難者。

魋也。石椁有時而朽。臧氏色衰。亦化鳥有而

孔孟事業巍巍。雖千秋萬世猶赫然如一日

也。豈魋倉所能爲害乎。是知浮雲無損乎太

虛自絕何傷於日月

從來天生一君子必有小人爲之對使君子顛沛流離或至不可救藥而其究也乃因小人而益顯或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小人之害君子爲功於君子者亦多也

君子當處困之時一思小人害我實爲我進德脩業之助則心和氣平而震撼不能傷阨窮困苦君子之閒居也進德脩業正在此時當思此時不可多得勿以牢騷憤懣虛度

光陰

文不羈里詎遑演易孔子得位行道何能刪述六經嗇於彼而豐於此天所以待之者獨厚也

楚之屈原漢之史遷天待之者薄矣然原不放逐不賦離騷遷不腐刑不作史記楚漢賢臣亦曾枚舉以二子者安常處順於其閒豈有大過人哉一騷一史流傳古今彼文章之小技尚昭垂乎宇宙況夫學聖人之學者

進不得忠於君。退不能潔其身。此古今之大痛也。然陶唐在上。皐契尚蔽于共。驩孟子之滕館人。且疑其竊屨。

共驩終有放流。日館人亦有釋疑時。由皐契孟子觀之。則不加不損。何知野馬塵埃之擾。擾於吾前也。

有忠君之心。而不能得達。其忠固自在也。山林畎畝。皆効忠之日。鄉黨道路。皆教忠之人。汨羅沈江。見屈子之局量狹矣。

權奸能奪人之職位。我則謂忠愛其君。不必在職位也。有經猷而不得展。有善治而不終施。人必曰惜矣。我則謂幸生堯舜之世。經猷治術。曾何足言。已雖不克展。可與天下後世共展之。已雖不克施。傳子若孫。則猶可及施也。

暗室屋漏。可以對天。臨民敷政。可以對君。天君無慚。則知我罪。我安所入而不自得。

人不可以入道者。二而自暴自棄。不與焉。一。

曰不誠。二曰自聖。三曰欲速成。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不誠而貌爲誠。則穿窬之道也。極畢生之掩著。工巧總莫逃。肺肝之如見。此之謂色莊。色莊最害道。

雖有上聖。必孜孜好古敏求。不敢自任爲生。知雖有大賢。必勉勉若無若虛。不敢自矜爲多能。今可曰人莫己若乎。坐井底以觀天。好爲師而自足。此之謂訑訑。訑訑最害道。

學以漸。乃能有進。文旣博。方可返約。自古及

今無一蹴卽至之聖賢也。朝樹基而夕欲觀。成則高者必入於異端之頓悟。卑者必至於鹵莽滅裂。竊近似以爲真。不自知其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此之謂凌躐。凌躐最害道。

所以求道之君子。必由敬以入於誠。日用動靜之間。無一念不主乎敬。則無一念之或不實。久而純之又純。無虛假而無閒斷。則誠之至矣。

希賢而賢。希聖而聖。不敢自以爲賢爲聖也。

讀書窮理終其身無止足之日不凌節以求
進不見異而思遷雖上達不忘下學焉斯可
與入道矣

三萬六千日不過如隙駒王侯將相總與草
木同朽耳惟事業在天地之間可以不敝

不思建樹事業者愚人也謂時未可爲悠悠
忽忽將以有待是終無事業者也

人苟知學爲聖賢則無論富貴貧賤皆可
瞻天際地之事業

謂貧賤無事業者其中無所有也富貴事業
在一時貧賤事業在千古

富貴事業尚須因人成事利澤或止於一方
貧賤事業則取之已而裕如功能直周乎無
外

夫既貧且賤矣而有所謂事業者何也著書
講學以傳道於來世富莫加焉貴莫隆焉孔
子事功賢於堯舜且遠而彼戰國諸侯王烜
烜赫赫至今惟孟子存也周程張朱能學孔

孟之學。雖皆見屈於宋。而利澤及人。亘千古。而不可磨滅。吾師乎。吾師乎。此非所謂蟠天際地之事業乎。

許魯齋薛敬軒濂洛關閩之克家子也。胡敬齋終老韋布。亦能守先待後。與羅氏整菴並稱堂構。是四子者之事業。則又元明以來王侯將相所不可同日語者也。學者時存彼。又夫我丈夫之想。亦爲之而已矣。

八升

澤林

堂

林

堂

林

堂

林

棉陽學準卷五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校

道學源流

道原於天而具於人。聖人體之以立極。脩之以爲教。於是天下始知有學。而統緒之傳。遂與天地同其悠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于上。而道行。孔子孟子興于下。而道明明與行。

棉陽學準卷五

未嘗有軒輊。由後而觀之。則明者之功更遠也。孟子而後。千餘年不得其傳。至宋周程張朱五先生。遙接茫茫之墜緒。然後斯道復明。如烈日中天。有目共覩。故古今談道。統正學者。必推宋儒。豈故抑漢唐諸君子哉。漢唐諸儒。惟董江都王仲淹韓退之。有志於聖賢之道。朱子稱漢儒惟仲舒純粹正。諳明道數言。非他人所及。然又以爲見道不分明。言命言性。多騎牆之見。則于統緒淵源。未之許也。仲

淹欲學孔子可謂志識非常之士然未嘗深探其本致力于正心誠意之實功而竊取近似摹倣聖人續經諸作爲世所譏惟中說議論多有見道之言此書當傳不可泯沒但爲後人增益夾雜粧點太似孔子則阮逸等之過也退之毅然以道自任攘斥佛老不遺餘力程子謂孟子後纔見此人蓋撥衰反正非荀楊所可同日語矣然退之知尊孟氏闢楊墨以爲功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

墨子必相爲用何其謬哉佛骨一疏震耀古今乃至潮州又與僧人大顛遊致滋禿子口實貽萬世不白之譏朱子謂韓公止是學文所以見道不親切無着實用功處三子者之不得與于道統正傳無如何也濂溪之學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提綱啓鑰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二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下以繼孔孟天人性命之精微道學有傳實在于此二程親受其旨又從

而光大之。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條理見于易傳。而克治著爲四箴。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實千載求道之門也。同時邵堯夫志在經綸。所學皆內聖外王之道。生平精蘊在皇極經世一書。人但知其明易數能測未來事。則所以視堯夫者已小。而堯夫之學亦半爲術數太精所掩。故二程雖極推尊。而弗貴其術。謂其玩心高明。漏洩天機。堯舜三代之氣象。僅得風流人豪之品。

題則其道不可學也。橫渠起于關中。始悅孫吳。繼逃佛老。反求之六經。而後得之所著西銘。正蒙。一天人。立大本。斥異端。游廣平。謂其學成德尊。與孟子比。今觀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四言洵非孟子不能道。而先生亦言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亦見以孟子自任之意。朱子之學具在于四書易詩集註。及或問語錄近思錄小學綱目諸書。而尤以大學

爲入道之序。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集周程之大成。紹魯鄒之嫡統。前聖後賢之道。該括全備。則又孔孟以後之一人也。朱子幼時受業屏山。屏山作元晦字詞。卽以顏曾爲勗。蓋所以期之者異矣。籍溪白水。延平皆朱子之師。而淵源得力。延平爲最。延平之學。得之豫章。其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卽豫章之教也。豫章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所著遵堯錄。

明體適用。其學又得之龜山。龜山以程門高弟。載道而南。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闡中學統。推鼻祖焉。雖建陽游定夫。同鄉同時。同出師門。造道深遠。皎如日星。而晚年議論。寢近禪學。是以龜山之傳。獨得其正。而可大也。夫程門諸先生。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則游楊二公所造。已非及門所能及。他如呂與叔之閒居危坐。呂和叔之任道擔當。當林大節之躬行。劉質夫之信篤。

守固李端伯之穎悟。呂進伯之好學。蘇季明之篤志。張思叔之樸茂。楊應之之英偉。馬時中之厚重。劉安節之溫和。范堯夫之純粹。侯師聖之講論經術。朱公掞之力排異端。呂榮公之涵養省察。皆卓卓可稱述。而升堂窺奧。則游楊二公而外。惟上蔡和靖爲首。屈上蔡切問近思。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而直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

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然。朱子謂上蔡發明精彩。而未穩貼。和靖語却實而意短。而伊川門人末流。多入于釋氏。不特邢恕爲然。邢恕乃其甚者。此可見任道之難也。胡康侯雖不及程子之門。然與游楊謝諸先生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春秋傳。所以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深切著明。有功于斯文。甚大。上蔡言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則其卓然。

有立可知也。致堂議論英發。朱子以爲豪傑之士。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無一書隨行。止是記憶。所以多有牴牾處。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論純疵。參半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之類。有告子湍水之意。其力行所知。體驗親切。南軒謂其見之明。而擴之至。則所造有深焉者矣。南軒從五峯受業。遂作希顏錄一篇。其教人必先於義利之辨。宏綱大用。洞然胸次。無一毫功利之雜。但論仁。悉

本師說與朱子反覆辯論。多有未合之處。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朱子尤力辨之。其所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兩途。不可相通。實開浙學功利之漸。如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及永康陳同甫。永嘉陳君舉。葉正則。又宗伯恭而甚之者耳。在伯恭亦不料其流之及此。而有不能不至于此者。舍六經語孟而

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其流弊不可紀極是又出陸學下也象山之學專主德性尚冥悟病傳註誦習之支離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蓋純乎一派禪學其徒宗之無足怪後世名學朱子之學如草廬吳氏等尚謂朱陸無異而盛稱陸學不知朱子遺書語錄直斥之爲禪爲異端反覆詳明已無餘地安用後學之勉強調停爲也朱子門

人以蔡西山九峯父子及黃勉齋陳北溪爲最季通幼承家學父神與教以不干利祿立志聖賢之學師事朱子朱子謂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精識博聞道德性命心融意解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所著律呂新書發千古之蒙昧三子惟仲默聞道最早文公以書傳屬之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季通未及著論曰成吾書者沈也仲默闡發幽微不媿父師之托書傳已立學宮洪範皇極秩

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非淺學所能
窺測也。勉齋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朱子所望
以傳道而勉齋卒能得其傳北溪發明正學
力排異端道統學統諸篇似道似學之辨字
義詳講四書口義諸書深切著明朱子謂南
來吾道得一安卿非阿好也。他如廖子晦之
學有根據劉子澄之切己力行鄭子上之議
論精密方賓王之親切有序李果齋之大本
自見李敬子之直諫樸實陳才卿之蕭然自

樂徐子融之志趣操守輔漢卿之不爲俗學
聲利所移晏亞夫之進學意氣余正叔之見
道穩實皆一時高明之士史遷所謂附驥尾
而行益顯者乎西山真子私淑紫陽當韓侂
胄指斥僞學禁錮善類之餘獨慨然以斯文
自任而正學復明於世所著大學衍義有功
于天下後世甚偉臨卽魏鶴山亦毅然自奮
于摧廢之後立朝惓惓以周程張朱諸君子
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其爲學卽物以

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編輯九經要義，以正世人臆說聚訟之非。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勉齋之徒，有何基、基與其徒王柏、序、正諸經，淳固篤實，推本朱子之意，發揮著述，亦甚備焉。自是而後，惟許魯齋、遠紹朱子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教人以孝弟忠信爲本，而濂、洛、關、閩之道，至元而燦然復明，皆其力也。有明一代，惟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三

人得朱子之正傳。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諸書具在，可以正異學之非，而新會姚江復武子靜，欲以胸臆所見，自闢門戶。姚江又更恃聰明，倡良知之說，簧鼓天下之視聽，傳而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菴、近溪、顯樹、幟與紫陽爲敵，盜憎主人，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矣。幸本朝儒者陸稼書竭力鳴鼓而攻之，憂深思遠，蓋有大不得已焉者。非故欲詆毀前賢分門別戶，以自蹈于浮薄之失當，亦有目

者所共諒也。陽明人品事功，生平最所敬服。至觀其論學論朱子，則不禁愀然太息。欲曲爲之辭而不得者，是非自在天壤，非愛敬所能回護。惟有嘆息痛恨，掩卷而起已耳。竊嘗論之，三代以上，道統歸于君相，雖有左道邪說，不敢出而干盛朝之鈇鉞。後世統歸師儒，而異端之徒無所顧忌，遂有悍然乖張，與吾道爲敵，末流愈巧則變而陽附陰離，爲吾道之蠹。而學聖者之筆舌，不得不勞勞于天下。異學之淆不清，聖人之道不著，依違兩可，是亦邪說之徒而又多一鄉愿之行者也。今皇上天縱生知，孜孜好學，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作君作師，道統復歸于上。此正邪說潛消不敢出而干鈇鉞之時矣。

聖祖仁皇帝升朱子從祀于孔門十哲之班，尊崇極至。千載無匹學者，知尊朱子而一以居敬窮理爲宗，內外本末交相培養，雖日撻而求其爲陸王之學，不可得矣。而佛老之悖

足論也。謬昭彰三尺童子能知之其不爲所惑又無

中華古籍保護
棉陽學準卷五

士

太極要義

太極一圖先儒論說已多。學者望而生畏。謂窮幽極渺。無預吾身。日用倫常事。馳騫于太空。杳冥不可據之域。以爲道體浩浩。非吾人所能測識。不知太極一篇。周子發明天地萬物之理。而專其責於人。此卽逝者不舍之意。鳶飛魚躍之旨。蓋欲學者反求諸身。時時省察。而不可有須臾之離原。非窮幽極渺之論也。太極不離乎陰陽。理麗於氣也。太極不離

乎陰陽氣。統於一元也。動靜之互根者。陰陽有盛衰。無絕續也。易曰。七日來復。亦以物極必返也。分陰分陽者。程子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也。五氣布四時行者。太極之運不息也。各一其性者。五行之生質不同而太極無不貫也。真精妙合而化生無窮者。太極之流衍不已而妙用不測也。然是太極也。大而言之。統天地古今人物。而無不包。近而思之。返之一身之內而已。足今試以吾性之

全體觀之。渾然之中。淵涵無兆。而萬事之原。已具。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虞書之中。湯誥之衷。洪範之皇極。蒸民之秉彝。中庸之大本。周子之太極無二道也。夫人之身。其作也動。生陽也。其止也靜。生陰也。語默之屢易呼吸。之迭乘動靜之互爲根也。故人身一小兩儀也。以其貌言視聽思合乎金木水火土吾身之五氣。順布也。以其仁義禮智合乎春夏秋冬吾身之四時行也。肅又哲謀睿各得其理。

者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男女構精而嗣續。繁衍者真精妙合而生。生無窮也。此人之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然而形生神發以後。善惡難齊。周子慮人之不知所從事也。舉聖人以爲之則而撮其要於中正仁義。濯其功於主靜立極。夫主靜者合動靜以致其功。而尤操之於靜也。蓋聖學之靜守靜以制動也。本乎中正仁義以爲靜者也。易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書所謂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是也。異

學之靜。養靜以却動也。離乎中正仁義以爲靜者也。老氏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佛氏之黜聰掩明識心見性。陸王之瞑目靜坐收拾精神是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靜有主者，斯動亦無妄。程子所言動亦定，靜亦定，正朱子無欲故靜之說。而學者所以體太極不外是也。然周子又慮人以聖人爲不可幾及也，而復示之以君子之脩脩之如何，誠之爲貴而已矣。脩己以敬而已矣。敬則無欲，誠故不貳，而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以吾身備之，而無難學者，但當於日用倫常之地，常存中正仁義之脩，以求所謂太極而無閒於一時無忽於一念焉可也。若乃索之太空之冥冥，謂別有幽渺難言之奧，豈先儒扶世翼教之深心哉。

西銘要義

西銘與太極相發明者也。其曰乾父坤母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卽太極所謂成男成女而生。生無窮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者。太極之理也。天地之塞。吾其體者。陰陽五行之氣也。踐形惟肖而繼志述事者。主靜以立人極。而與天地合德也。無忝匪懈。君子所以脩之。志悖德害。仁濟惡。小人所以悖之。凶存順沒。寧則原始。反終而知死。

生之說也。以此見先賢之有功于大道。固有若合符節者。已。蓋嘗論之。西銘言仁之書也。而卽兼言義且兼言禮。與智夫其脍然而不解者。仁也。其毅然而有制者。義也。其親親之隆。殺則禮也。其所以知天知人者。智也。而其所以稱物平施者。聖人之權也。墨子執一而無權。故淪於兼愛也。今夫萬物本乎天地。人本乎祖宗。生我者親也。成我者君也。與我同體者。兄弟也。與我同支者。族姓也。與我同形。

者民也。與我同域者物也。總之共此一大本也。秦誓所謂惟天地萬物父母也。然廣而納之。其可以合異姓爲同姓。視異類若同類者。所以化其形骸畛域之隔也。密而察之。其不敢視同姓如異姓。視同類如異類者。所以別其親疏厚薄之等也。虞廷敬敷五教。而後及于上下草木鳥獸。商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又玉璫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吾儒所以恩明誼美。由一本以迄於支分派別。各得其宜。而天下一家。豈八荒我闔之說哉。抑張子之意。蓋欲使人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神化者於穆之命也。富貴貧賤存沒者。氣數之命也。能至命卽能立命。其理一而已矣。



